皇清奏議

皇清奏議卷十九

請飭臣工更新整刷疏 康熙十一年 徐旭齡

巡視西城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 奏爲保泰要在敬 天修省務宜責實請 嚴飭臣工更新整刷以弭災變事竊惟極治之世災異偏多如漢文帝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宋仁宗時彗星屢見載在史書此蓋上天仁愛人君恐其因昇平而生怠玩故頻示災異以譴告之賢主謹於承 天惕厲憂勤實心修省乃能化災爲福天人感應之理有確然不爽者伏見今年二月彗星見太白經天三月十九日雨雪氷雹臣書生不知占驗竊聞和氣致祥沴氣致異彗者氣之尤沴者也前此一見之後災異洊臻地震幾半天下直省大水大旱民不聊生所恃我 皇上賑濟蠲免數百萬饑民蒙 恩全

活地方幸得安堵無事然民生亦極困矣今妖䰠再見萬一復有水旱饑荒之應則以極困之民遘頻仍之患其何以堪伏念我　皇上睿哲照臨寬仁愛育且又勵精圖治明作有為宜召祥不宜召沴特以大小臣工不能仰體

睿懷每多顧恤身家瞻徇情面莫肯擔當任事為國為民是災變之來皆羣臣之咎也竊思天下事權皆總持於六部而分寄於督撫責成至重乃部臣止期偷安而不以天下之利弊為心督撫止期免過而不以全省之民生為念因循推諉習以成風伏見六部事務堂官不即決斷而以查照說堂委之司屬該司亦不皆熟諳條例甚至以擬稿委之吏胥駁察雖煩而清釐鮮效或遇事關重大每不肯定議即結而仍推諉於督撫如漕臣帥顏保議裁屯衛冗員歲省俸銀六千餘兩該督身在地方豈無確見何

必又行江南督撫議覆如直撫金世德條請曉諭旗莊築牆立柵事關弭盜自應速行通飭何必俟其再奏方始允行又如河工虛報分數錢糧亦多扣尅經新任河臣 題知行舊督羅多回奏始議處分在先之估報何無察核至督撫膺全省重寄地方之利弊未見與除屬吏之賢否未必深悉凡事轉行司道據詳具 題亦多朦混草率因循委卸錢糧宜清也楚藩劉顯貴一案缺至九萬餘兩竟令優陞離任何無覺察盜賊宜獲也夥盜流入信屬一案淅江推之江西江西推之福建大盜至八十餘人業入閩境而閩撫尚以復往江西爲辭何爲全不蹤緝官評宜核也滇省知府李卓祖既經白成功告發該撫何不從公察參致煩平藩奏請 遣部員審理懲貪至亟也江南知縣陳恭一案移取孔貞來口供福撫何爲遲延不覆致使江

督屢催懸案多年不結略舉數端內外諸臣之怠玩推諉可見臣聞彗所以除舊布新值今　天象示儆正宜大破懈弛之積習而振作有為之氣第思　皇上敬天念切每遇災變何常不特頒　上諭戒飭臣工而內外諸臣當修省之時其為殫心經畫興利除弊者何事也其能洗心滌慮砥礪廉隅者幾人也是從來之修省止為虛文而全無實事請乞　嚴諭申飭內外大小臣工務須競惕精勤力更故轍外而督撫宜屏絕饋遺盡除陋例潔己率屬毋得瞻徇情面容留不職之員隱藏失察之弊　欽命事件照限速結地方利弊諮訪悉陳內而六部堂官務將各衙門職掌逐一講求統天下之事勢情形而為便國便民之長計見行條例倘有煩苛窒礙者不必拘成法而憚更張重大機宜有關民生利病者勿謂難懸議

而布推諉滿漢各司皆宜熟諳部務勤敏辦事逐案當堂定稿毋得假手吏胥有庸闒懈怠不能稱職者堂官立行參處尤須嚴剔蠹弊發覺奸私其他各衙門有官守有言責者皆當精白一心矢圖報効計康熙十二年京察不遠應即備查遵

諭修省以後行過事蹟是否實心任事有無整刷更新部院以是黜陟督撫皇上即以是甄別部院各衙門庶羣心儆惕百度澄清吏治登而民生遂可以化災召祥保億萬年長泰之慶矣

請飭畿輔水利疏康熙十一年　　徐越

內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掌江南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越謹　奏為亟修　畿輔水利為　國計厚積儲為東南恤民困事臣久厠臺班材庸識暗無補　聖明乃荷　殊恩以內陞留任自慚空言未足仰酬　高厚

況敢以泛濫不切之事輕瀆 宸聽閒嘗反覆思維目今天下重計莫過於 天庾之積儲王制篇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令縱不得有九年六年之蓄而支粟備及三年亦可有恃而無恐乃臣考之太倉每歲漕糧所入僅足數一歲所出之數現值江浙饑凶淮黃梗阻已有歲運不能足額抵通不能如期之虞萬一天災再告民間之輸輓難前 皇上之蠲賑莫繼無論東南凋瘵無策以拯即 京師數千百萬官民軍旗人等能無米而炊乎此時而始為區畫亦已晚矣臣思漕糧原有常額每年尚可留餘祗緣每年有一百六七十萬澇糧之給遂至空倉而出但八旗丁貧而恃地以為生地復荒矣而澇糧不行撥給將何賴焉若得因地制宜使八旗之地不致荒澇則可以家給人足而澇糧得以議省澇糧一省則

每歲有一百六七十萬之存剩不三年而即可有四五百萬之蓄備雖遇天時凶災河道阻塞而 國家有備無患非萬年根本之重計乎臣請詳悉為我 皇上陳之冀州之域古稱燕趙從來膏沃自給不盡仰食於東南特以人事未盡遂將自然之地利廢置不講以致水旱皆災歲無常穫夫 畿輔八郡西北高而東南下其大勢也而各郡之中各有高下平原之異如京東遷安密雲灤薊諸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稍施疏決即歸畝甽今聽其漫野而去故陰雨稍勤土膏方能潤澤旬日不雨禾苗遂處焦枯此近水而不知水利者也若於近泉之處為坡為塘蓄山泉之水以備亢暘則岡磽之場灌溉有資而山磽為沃野矣如廣平大名所屬州縣為洺滏漳衛諸河經流之處皆古受井田地也今漫衍千里曠然平原曾無丈尺之渠以

瀦瀉其間故雨暘依時可幸有獲倘霪雨連綿遂可墊沒此視水為有害而無利者也若於諸河平廣之區為閘為堰為溝為洫俾水達田間以時蓄洩即使夏秋漲潦時至之水亦所有游盪寬緩而無決嚙之憂矣至河間保定所屬各州縣衆滹沱漳淀瀉於下流而入海之道僅有一渠宣洩不及故壅塞旁溢平陸廬舍盡成沮洳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水之利者也若仿古來舊堰廢渠盡為開導使水去無所壅而下濕之地留為瀦水之所使水有所鍾其近水可以耕乂者為圩為隄使外為洪浸而內成阡陌仿東南車汲之法防洩以備旱潦則萑葦之藪皆南畝矣他如各郡之中各有高卑錯雜悉相其地勢高卑因勢利導庶幾向之豐凶於天時者一視勤惰於人事人事修舉而天時不害地利咸登非但八旗屯丁車箕之祝既盈倉

糧之撥可以無糈也即各府民田不由此而盡墾乎東南之民力不由此而可甦乎即近　畿之盜賊亦不由此而寢息乎何也溝洫圩岸非一人一家之事也源遠流長支分派別百里數十里利害共之今不論滿丁漢民悉起而修治既無容有勢豪之霸佔又無容有惰農之埋弛婦子胼胝欲不朝夕於隴畝不可得也則三輔無不墾之田也夫東南漕糧民間交兑及漕船歲修行月諸費以至抵通盤剝大約漕米一石到倉合公私計之費銀四五兩不等而領出漕糧及運軍餘米在京賣價不過八九錢耳民力徒困而　國計何裨今西北水利一興則米穀多而販糶廣將來可照改折解銀在於本京收買足額　朝廷之上歲可增改折銀數百萬兩而東南辦漕之民力即可望甦於頻饑之餘也至於西北米多價重物力自饒而生理

各足況且溝渠繡錯既無曠土春作秋收復無游民又誰復為饑寒所迫禦人為暴甘罹盜賊之刑者此又不弭盜而盜自弭者也臣故曰積漕利國富旗安民莫有過於大興畿輔水利者也然必特設專官盡力修治毋排於異議而嚴覈其考成其不奏功而積效者未之有也

請行召對之典疏康熙十一年　甯爾講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甯爾講謹奏為請行召對之典以通民隱以隆治本事竊惟天下事惟宰相能行之諫官能言之今言官不許風聞各省兵民疾苦水旱災荒以及盜賊蜂起貪婪日熾言官身在都門焉能遠視數千里外是以據疏駁糾毛舉細事而風俗民情各官賢否俱不得上達　宸聽矣則　召對之典宜行也滿漢內閣大臣原以啟沃　君心參謀國是引　君當

道為責既為　皇上股肱心膂之托豈無忠君愛
國之忱但　召對不勤雖欲披肝瀝膽而不可得也昔
唐太宗勵精圖治開館閣引用房杜等一十八人更日直
宿暇則從容燕見講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後就寢是以當
時君臣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見於一堂之間君願聞
而臣無不言臣盡言而君無不納所以貞觀之治至今膾
炙人口臣敢請　皇上朝罷之時或　御乾清門或
御便殿大霽　天威特召滿漢大臣俯賜　清
問凡政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官評之淑慝以及某省尚
可支持某省災荒特甚盜賊如何可清貪風如何可息部
院督撫如何可以得人河工重運如何可以不誤令各條
答事宜必言救時切務在諸臣留心　國家利弊民生休
戚豈無補救一時之術與久安長治之道借箸前籌者乎

至部院諸臣各有攸司於啟　奏之時　皇上亦當召問果能語練政務通達民隱者方為不負職掌如此則足以明目達聰而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敬陳用人之道疏康熙十二年　甯爾講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甯爾講謹　奏為敬陳用人之道宜勤諮訪以求真才以收實效事竊惟治天下之道莫大於用人然知人則哲古帝其難之故虞廷命官猶咨岳牧豈聰明睿哲尚有所不及哉誠以我用人不若以人用人之大也我　皇上深居九重簾遠堂高官常之賢否吏治之清濁豈必盡煩　聖慮閣部大臣為　朝廷股肱心膂之托若不專其責成勤於諮訪臣恐望治心切而終未得其要也臣惟宰相之職首在薦賢而職掌之重莫過六卿其分理庶務者六曹之司屬也表率外吏者

直省之督撫也此司屬督撫者誰總其成非部院乎此部
院者誰挈其領非內閣乎則六卿之賢否當於內閣是問
司屬之賢否當於堂官是問督撫之賢否當於部院是問
敢請 皇上於萬幾之暇時 御便殿 特召內
閣部院諸大臣俯賜 清問某人才品優長某人才具
疏劣某人存心正大某人存心憸邪令其一一陳奏給以
筆札書記姓名更祈 皇上略倣唐太宗故事於
召對諮訪之時令諫官隨其後脫有不公不法毀譽失真
者許諫官立行糾駁不得容隱倘諫官通同朦蔽不盡職
掌者事發一體治罪如是則 天威咫尺之下屬托難
行大廷廣衆之中亦且良心難昧即有瞻顧斷不敢欺
皇上之聖明倘有偏徇亦必畏羣僚之指摘誰敢置清
議於不顧而懷私罔上者乎於是上下一體君臣相接因

而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求其心或忠或偽或正或邪或抒誠體 國或固寵懷私久之未有能逃 睿鑒者本之 乾斷量為去留則人人悚惕而在外大臣度無不公忠盡職仰答 皇上用人求治之盛心矣臣晝夜思維有治人無治法故書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見用得其人而天下之事自然就理皋陶謨有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惟安民之要又在於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斟酌古今事宜擬為知人善任之法上塵 聖覽倘蒙 睿鑒採納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請禁奪情留任疏康熙十二年　甯爾講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甯爾講謹 奏為奪情留任之例斷不可行亟宜停止以隆 孝治事臣聞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又聞始以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蓋未有不孝於親而能終於君者也臣思孝之道不一端送終為大父母之所望於子者莫切於此人子之所仰報於父母者莫切於此一人之立身行己關一世之風俗教化亦莫切於此使於此而冒昧隱忍不惟不可以為人子亦何可以為人臣 臣每閱邸報見督撫代請在任守制之疏接踵而至甚至知府知縣等官亦率代為申請臣不能無議焉查督撫諸疏不過為地方荒殘某官撫綏得宜才堪任事耳臣思此人丁憂便可代為留題使此人捐館又將何以處此要缺乎此臣之不可解者一也又查督撫諸疏或稱密加察訪本官不但不要錢且愛民若子不但善於催科且曲體民情是本官可謂能忠矣能忠者必孝該督撫何不令其忠孝兩全而必令其戀棧忘親陷人不義乎此

不可解者二也或謂地處衝要此官一去頂補乏員殊不知我朝定鼎以來生聚教養滿漢一例開科菁莪棫樸濟濟多才正所謂雲龍風虎堪皇上指臂之用者正自有人況知府知縣等官微員末吏吏部遴補勝任何難何必定用此不吉之人不祥之服出入公署示天下以不廣哉此臣之不可解者三也或謂地方更易一官未必驟諳事務但思此奪情之官使全無哀戚之心其人已不可問矣若果哀戚耶則方寸已亂政務自爾茫然又安望其錢穀刑名欽案部件井井有條乎與其留任而諸務叢脞何如另簡才能新發於硎之為愉快也此臣之不可解者四也或謂邊遠要害股肱大臣軍機重務摧鋒陷敵刻不容緩亦可以人子之私恩廢軍國之重寄乎殊不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在人臣固有當盡之職而權緩急度

輕重或留或去出自　睿裁又豈可以不常有之事例遂令三年之喪無責無職人人通行者而獨使一官不得展孝思之萬一乎此臣之不可解者五也伏乞　皇上乾斷嗣後丁憂官員除邊遠要地股肱大臣一切關係要務之任去留出自　睿裁外其餘藩臬以下官員督撫代題在任守制永行停止庶不以人謀之假借廢天倫之至情以一時之權宜壞千古之大義矣

請頒禮制疏康熙十二年　魏象樞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　奏為請頒禮制之書以昭國法以端教化事臣惟教化為　朝廷之先務禮制為教化之大端必　昭代之禮制彙有成書斯　朝廷之教化行於天下我皇上稽古右文制禮作樂綱紀法度次第修明獨有禮

制之書尚未頒布未免爲　國家三十年來之缺事夫禮
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卿士大夫頗重名義軍民人等
惟守科條如房屋輿馬衣服器具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
類各有禮制各有禁約凡部臣之題請與言官之條陳或
經議覆或經會議事事奉　旨何嘗不曰遵行在衆通
行曉諭乎然而該部除在内行八旗五城外在外不過行
之督撫督撫行之布政布政行之道府州縣止有告示一
張掛於署門遵依一紙報於上司州縣奉行之事畢矣原
非家諭而戶曉也未幾而告示損壞卷案殘缺官員遷謫
父老凋謝三十年中之禁約後生子弟誰能記憶爲何事
有厭常喜新而干禁者亦有愚昧無知而犯法者貴賤尊
卑之等差動輒紊亂淫巧詐僞之行徑日見萌生即直省
官員之衙署執事猶有僭越而況紳士軍民房屋輿馬衣

服器具之過分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妄費尚能家嫻禮制人遵禁約乎此　朝廷之教化雖行於天下而未嘗實行於天下也何也有文告而無成書故也臣請　勅下禮部詳查漢唐宋元所頒禮書及朱子家禮並故明初年禮儀定式稽古定制禮制集要教民榜文等書何書簡要略倣體裁為崇儉去奢移風易俗之準品官與士庶務辨等威吉禮與凶禮各分門類將屢年題定奉　旨一切禮制禁約集成一書先呈　睿鑒鏤板頒行並許坊間重刻廣布俾通邑大都無不見聞窮鄉下里盡知遵守凡有故違者治以法數年之間道德一而風俗同文告之繁條議之多俱可省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之謂也方今纂修會典屢奉　嚴綸則煌煌禮制不先著

之為集何以會之為與乎禮臣典禮而外教化為重哉

皇上宵旰圖治之至意亟當仰體之矣

詔令斷宜必遵以信功令事 康熙十二年 魏雙鳳

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魏雙鳳謹 奏為 詔令斷宜必遵以信 功令以定國是事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令而詔令敷布於天下者尤貴遵行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之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竦聽而悅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可不信乎臣聞邸報見今日已經奉 旨定例之事奉行不力者有之臣以為當慎持於未發之前不宜輕格於既發之後否則 詔甫下而不遵令未久而輒變不特各官陽奉陰違有負職掌揆之 國體王章誠未見其可也如徵收雜項錢糧銀七錢三分之例

奉有　旨矣令直省州縣存留收放未審力行也如每錢十文作銀一分之例奉有　旨矣現戸部每發錢一千作銀一兩而市肆貿易每錢一千竟作八錢一二分不等也如不許行使舊錢之例奉有　旨矣令各直省貿易㨿錢間雜如故也夫舊錢攙和則制錢壅塞制錢價賤則錢法不通豈非奉行者之不力乎如禁濫留衙役之例奉有　旨矣令各直省大小衙門衙役蜂擁或改換名色或裝人朋充未嘗遵定額也如禁聚會燒香之例奉有　旨矣令直省各處鳴鑼張幟斂錢號佛未止也如禁服飾奢侈之例奉有　旨矣令街衢微賤雲綺奢華自若也如擅用非刑之例無辜斃獄之例擅索夫馬之例俱奉有　旨矣令職官故犯列之彈章者比比也凡此之類難以枚舉皆因內外臣工積玩成風全不實心擔當實

力遵守是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代為宣揚百
姓何由而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代為奉行
百姓無從而得所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
如綍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而官不遵令民不守法何
以示信於天下貽嘉謨於萬世伏乞　嚴勅內外部院
督撫大小諸臣嗣後洗心滌慮精白承休凡一切奉
旨定例之事有益於民生有利於風俗者實心舉行一體
恪遵內而五城外而有司如奉行不力當即　題叅弊在
必剔勿計考成奸在必釐勿畏强禦事當為即為之勿事
苟且以塞責事當言即言之勿存避諱以誤公則法令永
遵而人心大定天下共仰　皇上之明且斷矣

備陳黃淮全局情形疏康熙十三年　慕天顏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今在任守制臣慕

天顏謹 奏為治河先審受患之本源止決宜關歸水之故道備陳黃淮全局情形仰乞 初議實力興工以濟漕運以救災黎事竊惟 國家今日之重計孰有重於黃運河工哉民生今日之災困孰有困於淮揚百姓哉乃建議治河者人人能言之而莫能收其全效良由急於近功而緩於久計故決隄旋塞旋關河流變遷無定斯其病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洩耳我 國家歲輓漕糧四百萬石以淮揚運道為咽喉淮南億萬生靈以河漕隄堰為屏障惟賴全淮之水與黃河交會刷黃沙以東歸於海則黃運兩利自無啓墊之虞葢淮清導自桐柏千溪萬壑滙為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二惟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其勢全盛足以敵黃之強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

趨而東其勢迅急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以清刷黃用水治水而亦順水之性千古不易之法也其間用功昔人幾費經畫自徐邳以下既築縷堤遙堤束黃以障其狂又建減水四壩分黃以殺其怒宿桃之間歸仁堤一工極其堅厚惟恐黃水之旁溢稍入洪澤湖則泛濫東流而淮南州縣民人必受其害臣考河防一覽故明河臣潘季馴言之鑿鑿也又有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淮城之南迤西則連高良澗翟家壩中設周橋閘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洪濤衝斥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高正欲從壩滚水出氾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風泗之漲潦可消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面閘閘不流高寶增堤亦無傷害也往昔之防河如此周密是以千百年水

悲倘逢旋可亟圖修治今累年以來黃運堤工處處告決淮揚屬邑歲歲告災止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控閘周橋奸商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漸下晝夜不息高寶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推諸堤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湖水既東黃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入天妃閘沙隨水浸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因滯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日墊日高水行地上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必然之勢也於是桃源煙墩最先決矣安東茆良口宿遷磨兒莊繼決矣築工未竣而二鋪邢家口復決矣七里溝方合龍門而新莊口又決矣他如王家營羅家口等處在在衝溢正河自草灣以下安東雲梯關白沙一帶亘三四百里中泓僅流

一綫向之測深十餘丈者今止深數尺闊廣十餘里者今
不滿數丈矣向之設有五險工八套水者今且一望沙灘
不知為河為岸矣以數萬里發源之黃河竟無出海之河
身求其不勞決固不可得決而欲望築塞之堅惡可得哉
臣所謂受患之本源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浚者如
此伏思八九年來黃潰而北則邳宿桃清安海諸州縣民
胥沉溺淮溢而東則高寶興鹽山陽江都泰州田沉水底
人民流離慘苦之狀真繪圖所難名幸我　皇上蠲賑
屢頒殘黎苟活然淮黃未得安瀾漕運民生何時復舊總
河臣駐宿河干日夕經理風濤雨雪倍歷艱辛而次第修
築以幾成效惟是新工可以告成舊堤難保無恙臣自念
奉職無狀上致天災禍此一方仰屋　聖天子宵旰焦
勤涓埃莫報亦嘗蒐討治河故實竊以為治不求本僅補

偏於一時事不師古雖力竭而罔效今臣入　覲經過
淮揚目睹情形最真且確合之古法詢之土人節節訪求
若同符契臣至清水潭見新築西堤棄深就淺灣入湖心
雖圍繞丈尺較長於直工而淺處下埽百不失一將來閉
口可不當其洶湧其費反省東堤亦可避潭測淺施工此
計深為得宜臣隨與南河部司臣勒德禮王自修面相商
確據云西堤計日克成再建高寶分水各閘就斯工而論
頗稱盡善但周橋翟壩一日未閉則洪澤湖春濤滔天浴
日而來新工雖堅而舊堤危岌斷斷如也則是堵清水潭
必先修周橋翟壩欲閉周橋翟壩必先疏清口若清口不
暢全淮難蓄於湖必又危高堰而扼運戕民也有謂泗州
之民田不利於閉周橋築翟壩者此奸民黠商之說也竊
不知有壩閉而後清口通清口通而後入海順昔之治河

諸臣辯論之詳且切乎試問康熙元年以前閘壩未壞之時泗民何嘗被淹沒之患閘壩之利泗而不害泗也明甚又有謂高堰重加堅厚翟壩始可興修湖水北指攻沙清口可不疏而自達臣又親至清口乘小舟探測口濶雖有數十丈而底淺流弱即溝深之處亦僅丈許目見湖面高於黃河湖水不能射出實因淤積板沙攔截難通不得不加淘濬且翟壩之壞缺口甚多水頭東向經今十年若非清口暢洩湖腹漲溢工難施築是清口一疏又事半而功倍然淮性素弱於黃必使全力入河方得滌沙歸海臣查運河建天妃閘所以拒黃迎淮也閘之上原設有壩漕艘出入則閘之運過則築壩不啟五六月閘容水不得闖入關係甚重今未閘有閘壩之時矣議疏清口莫若乘春運過淮之後築閘此壩使全淮合併入海又何憂水漫沙凝

哉況此壩一封漕渠之淺處立見更可大興挑濬一律深通俟清口大暢回空漕船臨淮之日即可啟壩嗣後每歲五六七月照舊封閉著為定例運漕貢鮮船隻往還無礙而伏秋可以永防若客船當閉壩之時提質遇清江浦亦屬往例非臣臆說河防成書載潘季馴疏議可稽臣愚以為閉壩而疏清口平修翟壩實治淮之上策治淮即以治黃治漕兼盡其要矣然而猶未也黃淮既交必使海口絕無壅滯而後全河有利無害今海口萬頃黃沙極目無際涓流灣曲遠難攻洗且邢口二鋪諸決以及王家營羅家口泛溢之處未議興修安東清河田廬漂蕩尚無涸土惟新莊口現在併力修築將次成功但各口未塞全河散漫終難合一臣又遍勘諸決惟邢家口倒堤最長為工艱鉅近幸於邢口之上河心淤沙忽開一道轉達安東而邢口

二舖之水淤出沙影正可及時施工為今之計應從海口溯雲梯關而上逐節審視而疏治之其沙迴水迂之處則直穿沙腹挑濶數丈務期深浚俾水到徑遂速瀉兩邊洗刷不難寬廣其水滸沙淺之處宜倣古法用混江龍鐵掃箒乘風鼓浪攪起油沙隨流而去亦不難深通至於各決口通盤估計應時修築當為一勞永逸之圖斯可全功底績或謂海口廣濶幾二三十里狹者亦十餘里從來無濬海之法盡止用水攻之為愈此古法則然也而不知古之決與淤不盡如今之甚用古法而莫識變通又膠柱刻舟矣臣所 奏未嘗不用水攻也要亦引之使攻其攻得力耳決口既多衆流未合過紆則逆難免旁衝即七里溝已閉旋決新莊口其明驗也或創議河道遷徙靡常縱其所之別鑿一道出海殊不知新鑿之人工斷不能如天造正

河之寬廣今正河尚可淤能保新壑不旋淤乎即邢家口已決而自淤又一明驗也或又議多闢支河分黄下海可免再決更不知何患其不合也古之所謂分黄者設減水壩防伏秋太漫泛水以節之而平壩則底減矣原不欲使平時固有之河源强分為半也然則疏築二事機有當乘工難偏廢若先疏後築水散不歸若先築後疏水無去路惟閉塞各口似宜從下流緩處先合倘上流先閉水又或下而下口仍多費力淤墊頃刻改觀盡人事以配天工呼吸難待伏望

皇上假河臣以便宜之權庶收功更易

朝廷歲費河工錢糧

獨是河帑不敷艱難籌度臣思

數十萬蠲糧賑饑又損國帑數十萬迄今數年積算不為不多乃東補西缺此築彼傾災民游鏃患仍未艾當茲殷憂啟

聖之時我

皇上為人定勝天之舉與其歲

歲請告歉若將三四年之所費併於一歲動工大發帑金肇興禹績從此千百年平成則了遺殘喘於是乎立奠萬世邦本於是乎永奠臣愚以為開海口而築諸決同時並興實治河之上策治河即以利漕利民兼盡其要矣臣所謂歸水之故道惟在淮黃之交會海口之通洩者如此

請緩淮揚起徵議康熙十三年　慕天顏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今在任守制臣慕天顏謹　奏為微臣目睹淮揚災苦真情仰懇　天恩格外寬恤事竊照淮揚水災數年於茲田地之沉沒者蒙我　皇上全蠲本折錢糧民人之饑困者蒙我　皇上發帑多方賑濟此溝壑之餘生皆　皇仁之再生也日望決工告成歸復故業不意民危未滿河患未息康熙六七年以至於今流離死亡者不知凡幾臣叨任江藩三

載自慚庸劣不能踊起瘡痍惟仰體皇上愛民如子之心每聞小民疾苦終夜思之不得其道竊恐有辜聖恩之浩蕩今臣從揚州歷高郵寶應以達山陽地方見瀆堤之東一望汪洋盡昔日之村落腴田也因詢土人遥指水連天際則興化鹽城泰州被淹之地二三百里波濤衝盪烟火全消被災人民日則就食於賑廠夜則露宿於堤邊面目蓬垢身無完衣或壯年者從一二十里外挑土以佐堤工或有搭一草窩老幼穴居堤上臣親加慰問但聞嗚咽之聲而已臣渡黄河而北十二月初一日抵清河縣細詢災民稱八九年來無田可耕無屋可住衆足是水何處營生不惟無米併亦無薪外來柴草先赴堤工本地村墟久成巨浸即紳衿有力之家恆產無存面多菜色矣初二日至黄家嘴地名新莊口見決堤之内水勢滔天望

水面浮有草舍纍纍成堆半沉於浪其中尚有男婦老幼
而爨烟則絶然也詢據在隄土人云此等災民所居之處
從前雖被水淹其屋舍稍阜尚可涉淺來堤求食今十一
月二十八日夜忽因黄河冰凌淌下擁水入口頃刻頓高
丈許無船可渡以致生困水中嗷嗷待斃者三日矣遠近
未渡者更不止此臣聞言驚惻隨捐貲令董河官吴美秀
多覔船隻遍為救渡盡赴賑廠食粥以延其生臣思維撫
綏無術皆臣之咎竊念河以北清河安東二縣之苦較他
邑倍慘淮以南七邑被水而興鹽寶高山泰六屬為尤甚
總因累年重疊凶荒非一二歲偶災者比膏血久竭皮骨
空留煢煢身無計猶存戀土之思治水有期實切歸耕之
望但臣竊有深慮焉黄運兩河决口漸次可望築成將來
涸出田地仍藉此殘黎耕鑿以輸賦税今既如此窮困即

有涸田可耕其牛種何在其廬舍何在抑或展轉借貸竭
力墾鋤方結一土室草蓬而播種未施催科之令已到門
矣在有司勘報涸田不敢不按期徵課在災黎口腹未飽
收穫尚遥安得餘貲完賦勢必棄而不耕耕而復棄也況
淹過田地寒沙淤土未宜禾稻初年止可布種豆麥薄收
無幾餬口之外償牛種而不敷次年亦僅可資治農具第
三年農力稍蘇始冀有秋臣不揣愚昧以為此等災苦民
人倍宜撫恤臣請比墾荒起科之例量加培養如清河安
東鹽城興化高郵寶應泰州山陽等州縣重災疊災田地
將來凡有涸出復耕者仍免其三年本折錢糧始可休養
生息不復逃亡失所至如邳宿江都等處田地向亦被淹
或已先涸未敢並請寬停其種者彼雖傷困筋力檄存未
有如見在仍淹之久苦到萬分耳夫此後歸業之遺黎即

國家永遠供輸之戶口也寬恤三年之力可培邦本於無疆所全甚大臣伏讀上諭凡開墾荒田許令十年起科此宿水久淹涸地不為不荒矣且墾荒者用其餘力此則為力竭之窮民而臣所請亦止照開荒舊例寬免三年未敢概邀新奉十年起科之恩例至於宿水仍淹未涸之田另聽撫臣行勘題報外其清河安東鹽城興化高郵寶應泰州山陽等州縣康熙十三年分如有新涸耕地三年之内漕糧條銀伏乞皇上洪恩鑒允所奏勅部議覆准賜蠲免至三年之後照額起徵以後涸出田畝亦准照墾荒舊例三年起徵不第災民積困甦息而且鼓勵勸墾可裕國賦於永久矣

引律明刑議康熙十三年　陳秉直

江南江蘇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令陞浙江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陳秉直謹　奏為人命所關甚重
微臣讀律有疑恭請　勅部參酌以昭平允事竊惟天
地之大德曰生國家之大法曰律律者緣情準理以服人
心寔使罪浮於法不使法浮於罪此　國家用法之意長
與天地生生之德相始終而無已臣每接閱邸抄仰見我
皇上事事以祥刑欽恤為念其現行律例又屢
命法司參考校正豈非以人命出入攸關必期斟酌情理
是為至當不易之法為萬世憲章也哉臣讀律至搶奪傷
人及因公科斂二條不無微有疑義謹為我　皇上陳
之按律內開搶奪傷人者為首斬為從減一等此與強盜
傷人不得財之例互相比照遵行已久臣思搶奪情罪畢
竟與強盜立心不同或遺風失火或路僻乘機或彼此產
業不明因而搶奪偶至傷人原非與強盜拷炙事主拒捕

格鬬傷人者比況被傷之人既未身死遽加以辟流重典似屬太過若不分傷而不死與傷而致死分別輕重凡有微損輕傷皆得概混傷人之律輕置辟流此臣之所疑而未安者一也又按律內開因公擅自科斂所屬財物入己者計贓以枉法論臣繹枉法贓律小註蓋專指受有事人財而曲法處斷者故謂之枉法罪至於死至因公科斂原因公務借端私染並非受有事人財及曲法枉斷之處再查非因公務科斂入己者不過以不枉法論罪至杖流則同一科斂也同一入己也何獨置因公者以枉法真死重律此臣之所疑而未安者二也以上二條人命攸關必須參酌至當庶罪人心服而獄無冤濫矣

培元固本疏 康熙十三年　　成性

工科給事中臣成性謹　奏為內治與外威並修固元氣以重邦本事竊惟滇黔告變以來我
皇上運籌深遠發慮周詳聲罪致討料叛逆遊魂指日撲滅此無足深患者臣愚以為一隅有事選將用兵固為急務其他各省無事之地正當加意撫綏休養愛惜使百姓之雞犬桑麻安若故常乃為太平之象今逆賊作亂譬諸人身疥癬之疾苟能固保元氣沛然充足其外患自勿藥而愈此定理也昔宋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為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謂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業臣愚以為過矣既而仁宗嘉納責曾公

亮以講學無倦臣伏見我　皇上焦勞於上仍舉　經筵大典其淵衷定識直駕仁宗而上之矣以是知內治不懈於外威而文德不妨於武備天保采薇原併治也但此時正宜以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如兵餉急矣而催科之中當寓撫字奸宄生矣而稽查之際當禁讐誣詞訟繁矣而審斷之下當慎株連米穀賤矣而閭左之間當戒糜費邪教熾矣而先事之戒當善保全此皆留有餘於民間培元氣於平日要在有司實行之也伏乞　皇上嚴勅各省督撫鼓勵循良敦修實政凡有貪惡害民之官立行糾參不得因　大計之後有事之時反得縱容徇庇務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俾百姓遂生樂業無愁苦驚嘆之聲有歡欣鼓舞之意則國之元氣固而民心如膠結矣

請軫恤以培元氣疏康熙十四年　郝浴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郝浴謹　奏為民生至苦　聖心
至仁亟請　下詔軫恤以培元氣事臣惟兵者國之神
氣也民者國之元氣也未有元氣足而神氣不益壯者自
逆賊煽亂　天討用彰諸凡用兵地方楊柳雨雪兵固
多勞供應轉輸民尤倍苦臣仰測　宸衷務期不殺為
武不擾為安實至願也臣從關外來聞　頒諭軍前屢
有殺傷良民搶擄婦女之禁我　皇上誠一體萬物之
心矣雖未必盡能奉行諒無不仰體　德意獨是百姓
之困苦已及二年尚未奉軫恤之一詔　睿慮憂民至
深且切在廷諸臣皆知之彼蠢爾百姓深山窮谷之中未
必盡知也臣請得而略言之徵收錢糧兵餉急需勒限完
納誰不急公但民力有限係無雜費難堪若額外多費一
分即額內少納一分以致正額拖欠有誤軍需今宜

嚴飭內外各衙門凡赤歷由單盜案驛遞河道一切造册
銷算等項紙筆上下使費陋規令民力全輸於公家勿使
婦子膏血徒飽貪腹　　朝廷金錢終歸掛欠一也召買
軍需名為市易實係里攤比及發價或貪官層扣或蠹役
互侵未必盡得實價今若准算正賦給與印票即省公發
之官價亦免中飽之侵漁民沾實惠樂於輸將二也水陸
輸輓必資民力路有平險里有遠近車牛而外肩挑背負
苦狀難言本省既無腳價繼運又無底期用兵日久民力
時勞宜令督撫查明於年終造册題報俟每省事平之日
照地方遠近次數多寡分別蠲恤此時先令小民感而踴
躍三也糧米草豆解到軍前須委廉幹官員隨到隨收無
掯索收費故為措遲以致裝載停泊人畜露處或風浪不
測或雨溼人罷物既可惜民亦可憫宜令各督撫嚴查收

放官員如仍蹈前轍飛章參奏官皆奉公民益趨事四也類如此者更難悉數臣第為休養百姓言之耳然休養百姓亟為裕餉之計倘民窮財盡餉從何出耶且　溫綸一降又所以昭　皇上視民如傷之心為今日用兵大根本昔漢文帝未有七國之變每下詔書猶必以百姓為言唐德宗下詔李抱真入朝言曰山東宣布詔書士卒皆感泣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孟子有云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豈不信哉抑臣更有請者賊亂以來湖廣有停徵浙江江西有緩徵泰省地方被賊蹂躪不能播種者多且勤勞輸將之民有望　九重萬里未沾　浩蕩之恩者似宜與浙江湖廣一體酌量優恤者也乞　皇上勿棄臣言為迂闊如蒙　俞允將臣原疏留中百姓幸甚微臣幸甚

請停藩臬方面題補疏 康熙十四年 陸肯蕃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陸肯蕃謹 奏為請停藩臬方面之題補以肅銓衡以尊 國體事臣一介寒儒荷蒙 皇上選授庶常復拔置臺員之末 聖恩深厚敢不矢竭愚忱以仰報萬一臣惟人君所恃以進退天下者爵祿也而天下所以服進退之公者銓衡也故用人之柄操之朝廷選注之司歸諸吏部非徒以防冒濫亦所以示內重外輕之意近因滇閩告變地方需人甚殷故督撫俱得酌量人地相宜 題請補授然亦不過州縣正佐等官職任徵收錢糧供應大兵過往人夫芻秣與夫緝捕盜賊等項職卑事繁勢難懸待故為一時權宜之計原非併監司方面大吏亦得援此例而紛紛入 告者也乃近來用兵之地題補者多無事之地題補者亦復不少題補州縣

正佐等官者多題補藩臬司道知府等官者亦復不少
朝廷每破格從之而銓政分矣夫使題補果屬無私臣
猶謂有妨國體況或未必皆然乎臣向閱邸抄見前年秋
吏部陞補布政一疏奉　旨布政司管理通省錢糧關
係緊要著於按察司內不論俸滿罰俸九卿科道會推具
奏又陞補按察司一疏奉　旨按察司管理通省刑名
關係緊要著於應陞官員內不論俸滿罰俸九卿科道會
推具奏欽此仰見　皇上洞悉兩司職守　特諭會
推實從各省刑名錢糧起見非獨為前年秋一省一時言
也臣謂自今以後藩臬二官均應會推候　皇上點用
若司道有控制監牧之權而知府一官統攝州縣責任非
細俱宜悉由部選蓋慎名器正所以尊　朝廷而核官
方乃所以養百姓正今日用人行政之急務也抑臣更有

疑者督撫題補之人大率稱其才猷敏練任事勤勞為可勝任而愉快耳夫果才猷敏練任事勤勞則兩年有薦舉之例何以皆藉口於計典方行無可薦舉而一入題補之牘使人人召杜在在龔黃乃爾耶臣請自後果有才能仍令循例薦舉其或新官未任職守不宜久懸許督撫酌委代署之人不得竟請實授如此則銓法不致混淆地方亦無廢事而民生實有攸賴矣

請申嚴誣逆之條疏 康熙十四年 蔣伊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謹奏為請申嚴誣逆之條以杜民害事臣思奸惡不除必傷善類值今民生困頓之時地方官吏更宜加意撫綏乃有奸民影告或修小怨或瞰殷懦每借叛逆裝頭誣害良善刁惡之風長此安窮其在不肖有司樂借為有之辭指為可居之貨株連

蔓引非刑拷訊即至水落石出審虛反坐而良民之膏血半銷於官吏之筐篋矣臣近閱邸報見川湖督臣蔡毓榮所參樊司鐸一案則因黃鏡拾獲麐劄誣砌多人河南撫臣佟鳳彩所參徐上登一案則誣告張實謀叛殺擄該管官公同研訊悉屬子虛此其明徵矣臣查反坐之條遇赦不宥定例甚嚴而奸惡之徒依然弁髦 國法伏乞

勅下各直省督撫申嚴誣逆之條通行曉諭如有首告通逆窩盜等情應赴該地方官告理不許越訴將弁衙門其承問官即應立刻審鞫刻期定案不得耽延時日以來賄賂之門不得牽累無辜以援耕桑之戶重懲一二誣告之奸徒即保全數十輸租之赤子臣更有請者貪吏受贓業有常刑嗣後如借叛逆為名枉法受贓者應加等治罪其於今日之民生未為無補也

請停守令丁憂題留疏 康熙十四年

李宗孔

吏科給事中正五品加三級臣李宗孔謹奏為請停守令丁憂之題留以正人心以挽風化事自古帝王致治未有不以教化為先而終喪一事則教化之源也臣辦事垣中見丁憂之官督撫題留連章纍牘年歲以來十有餘本有督撫從人地相宜而奏者有因紳衿之公呈而題者夫本官既已丁憂上司之具題紳衿之公呈豈有本官不相聞問之理章奏中未見有本官一控再控以求終喪者其間有屬託等情亦未可定則其人品心術概可見矣尚望其公爾忘私利濟一方乎夫督撫之題留從地方起見猶可言也紳衿之公呈既留之後即紳衿之保本也欲其為人之父母而先令本官為無父無母之人則紳衿之道理不明亦可概見也將來謬託知契串同衙門種種作弊不

問可知近見各省題請候補之官一則曰舊人才能再則
曰舊人才能候缺者尚爾濟濟即漢官中保舉各員銓用
者亦復寥寥現候部選不知凡幾在朝在野未嘗乏人柰
何獨留此于憂之官損物望而羞當世之士乎是宜斷斷
將此項題留概行停止正人心而挽風化者矣夫奪情之
事不過一二大僚關係封疆直省河道兵馬錢糧者責望
之重出於　特典前此未聞有輕及府道之事柰何一
二守令題一員即留一員以在任守制之大事反以官卑
職小作等閒看乎其意不過曰當戎馬之時從地方起見
夫一民尺土孰非緊要倘有才能即不守制則此後丁憂
之官必不才不能之人而後已也成何世道乎臣迂腐一
得之見如此更有請者京官丁憂銓部即給以勘合舊例
所以省其服闋之中文也今同外官一例中文而部司每

致駁查其勘合未繳豈三年之喪畢可以改頭換面溷入
朝班乎既有勘合此後應省其報文必須申文何必又多
給以勘合二者停止其一似無庸再議者矣

請統籌國用全局疏 康熙十五年 郝浴

掌陝西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郝浴謹奏為
統籌國用全局特 簡重臣詳議盡省衆一磨百之言
稽酌以治易亂之理以仰佐 萬年有道事自兩年來
添兵調兵添餉籌餉紛紛條畫隨議隨行然二逆至今逃
誅萬方依然待命臣以為天下雖動宜靜以治之天下雖
煩宜簡以御之請先定 皇上至聽至仁之聖心洞然
見此賊之終為我破而後羣臣不肯因討賊之急以先病
我國因討賊之久以先病我民然後以正誅邪以聖絀愚
之長策以出試姑言受病之由如戶部錢糧入不敷出預

議生節一疏下諸王太臣九卿科道會議因見戶部出所
籌數款約可增二三百萬然缺數尚多臣竊窺 聖意
本謂羣下應各抒所見非但該部所籌出數語平章遂足
盡籌餉之局也且籌亦良難矣在計臣為軍需破例則銓
臣必以為病選而妨賢在銓臣為 朝廷持衡則計臣
必以為溺格而失便即二部委曲從權在羣臣又喜為局
外之高談以切劘兩部而不適於用此在內之所以難設
法而易見病也近三法司熱審臣每到刑部會勘曾見陝
西督臣哈占撫臣杭愛提問蒲城知縣姜興齊一案因知
縣以十三年兵餉尚欠一萬有餘盡在貧民恐誤軍需故
押借富戶截納以待補獨永豐里民畏輸閉堡該令遂怒
以民叛請兵而該督恐一時激變乃先拘該令提參將謂
民叛不過力不能輸畏刑而怵官將謂官貪不過貧無可

比僉富以急餉官與民遂交受其病如此今總有紙上之
條陳令官何以必辦令民何以力支此在外之所以難集
事而易見病也臣又閱邸抄見江西巡撫佟國楨為地方
傷殘已極新例遵納實難等事一疏求豁吏銀内言有死
徙逃亡僅一二新役者有家遭焚殺而仍拘應役者俱刀
俎餘生等語夫既拘應役則非賊可知何為家遭焚殺家
遭焚殺則為賊可知何為尚拘應役巡撫身在地方何為
不爭救於焚殺之前又如安徽巡撫靳輔為裁省驛遞錢
糧等事一疏内痛言勒索騷擾之害至引驛官以為證而
不敢揭參其為誰則以知在外之督撫亦難於行法而易
於見病也夫中外皆難如此是終當一舉　朝廷之功
合折衷於國計民生以討賊不可但取快於徵兵措餉之
為得而一切不顧也今錢糧盡裁存為起所條萬事復一

時取辦於民我　皇上為民之心獨有嚴課良吏一著
而已乃捐納題補盡為民牧計與軍政一概不行有司以
謀叛誣人而傾民家武官以兵權驕人而戕民命大吏雖
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多礙格不能行在內科道總
不敢風聞言事即有實據下督撫一勘即變是非何暇為
國何肯為民如都下凶徒橫行衛民漸無等威雖有衛門
而不能治其明驗也是皆係為政大綱為四方羣醜之所
觀望由是以推何必仗節擁旄而後為討賊之人陷陣衝
鋒而後為破賊之事中外滿漢文武大小各官其所行合
理不合理皆足以討賊皆足以致賊也可不總彙全局通
盤打算以收萬全之效哉臣以為議政終當中明舊章舉
事終當推察公論督撫終應大別功罪有司終應大行激
勸近賊州縣終應察文武激變民情致賊益多之故如見

議兵餉除戶部已有條款科道不時條奏外凡與議諸臣終應各據己見直陳一事漢臣洞悉各省風俗人情當專言生可生銀幾萬滿臣深知八旗兵馬家口緩急輕重之詳當專言節可節銀幾千幾百生一分則餉足一分節一分亦餉足一分各衙門釐剔一分亦足以寬皇上一分之憂甦蒼生一日之困應公家一時之急以上勒成條款皇上特簡滿漢才望重臣寬期詳議務令三五年確可遵行之規矩使上下信向俾見治之地方無牴於亂見亂之地方漸歸於治即諸逆刻下授首亦何嫌遠慮之過乎此實社稷之計惟皇上神明高遠以堯舜為師以天下為心兼深察中外情理故臣敢以迂濶之言進不但討賊所以圖治而圖治即所以討賊也

生員斷難捐納疏康熙十五年　田六善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臣田六善謹　奏為生員斷難捐納請嚴定處分學臣之法以存文教以全　聖治事臣閱總河臣王光裕有捐納生員一疏事係密題其詳臣不得知度必因兵餉起見兼之憤世嫉俗之心而故為此說也雖然此說一行單寒之子將投筆罷講詩書當高閣束之矣我　皇上紹述帝王之道表章聖賢之學方將度越百王垂訓萬代此事自有　睿酌臣何敢置喙

臣思兵餉之急因用兵起也用兵之道欲定已亂之民安待治之民也事之利少而害多者諸臣不宜立論事之利絕無而害最大者諸臣更宜深籌臣謂此事斷斷不可行者有五危微精一之旨肇自唐虞道德仁義之說傳自孔孟其間聖君賢臣之出治正人君子之立身莫不於經書是賴今捐納則所謂經書者盡無用矣以我　朝彬彬郁

郁之盛一旦欲追洪荒草昧之風不可者一天下之讀書者衆矣惟魯樸實之人始安於農商聰明才智之子盡歸於誦讀其幸而顯達或借通經之功以適於用其不幸而困頓率得迂腐之致以老其身故取士一法古今求賢之道亦柔天下之具也今捐納則所謂讀書者皆無望矣將使聰明才智之士盡為愁苦嘆泣之人揆諸情勢可念可矜不可者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學臣率多不肖生員或有以邪徑進者人之視己則曰此以賄賂也己之欺人猶曰我以文章也推其欲蓋之意仍是羞惡之心今捐納則公然無恥矣人之不畏恥也當立法以教之人之猶畏恥也奈何開例以驅之不可者三且捐納則其利必少納監者從來本有之例納生員者自古未有之條從前費宮之士皆是詩書之人忽以二百兩者厠其中則人皆不與

之尤矣有力之家必惜體統如此進步何足為榮臣謂雖懸捐納之例必無應納之人無益兵需徒傷國體不可者四且捐納則其害必多不定額數則應者寥寥無益於司農若定額數則督者亟亟必加諸百姓奉法之州縣怠泒懦以應令者有之不肖之州縣免此報彼以射利者有之強天下以不堪之事開天下以不靜之端不可者五嗟乎此皆學臣之罪也學臣不公不法惟利是圖今日極矣至矣在外督撫不肯揹參在內科道風聞無據臣謂事極必變其變之而善也在嚴學臣之法而已其變之而不善則孔孟一脈不至於斷絕不止而今河臣果有此說也伏祈我

皇上嚴定處分學臣不公不法并嚴督撫徇隱之罪令其洗滌肺腸振興文教將河臣捐納之請　乾斷不行治道幸甚天下幸甚

請耑河工責成疏 康熙十五年　宮夢仁

巡視東城貴州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宮夢仁謹　奏為
請耑河工之責成以省虛糜以資國用事臣伏讀　詔
款有曰河工修築糜費不貲茲當兵餉浩繁著該管大小
官加意節省仰見我　皇上宵旰焦勞圖計民生無一
不上廑　睿慮也竊思今日財用浩繁固不止於治河
一事而河工糜費誠莫甚於淮揚兩府在廷諸臣亦既言
之屢矣但人執一說每多異同臣愚以為淮安居淮水之
下流恃高堰以障之高堰決則淮安受其害寶應在淮安
之下流恃越城以障之越城決則寶應八淺受其害高郵
江都又在寶應之下流恃周橋翟壩以障之周橋翟壩決
則高郵江都受其害其堰壩高低尺寸皆有定制自故明
至我　朝之初年高堰越城周橋翟壩修築無患淮水耑

出清口故漕運從無阻滯淮揚從無水災始於順治十六年冬閘翟壩木石放商船入湖沿至十餘年後日衝日深日決日廣全淮之水盡洩以注淮南通計淮揚州界內洩水閘口不過四十餘丈而周橋翟壩衝決至二十五里以四十餘丈之閘口洩二十五里之水勢此清水潭東西兩堤所以決也淮水既分則出清口者不及十之一力不足以敵黃而刷沙此海口所以淤也海口既淤黃水無所歸宿奔騰汎濫為害於宿遷桃源清河之閒此黃家嘴七里溝所以決也棠我

皇上軫念災黎疾苦發帑銀截漕糧蠲免地丁正賦累年

曠恩不下數十萬金此戶部歲辦所以不無缺額也在淮安惟淮水湧而高堰難保也則刲翟壩周橋之決洩揚之官民講求修復故道而翟壩周橋又犄淮安境內此所以議論紛紜動多掣肘歲歲衝

決造無成功也不知順治十六年以前翟壩周橋未決三百年淮水嵩出清口未聞衝決淮城則此竭民力而耗金錢沉田廬而損課額總由於事權之不嵩耳今日而求節用治河之方足國裕民之道惟有裁南河中河兩分司專設管河道臣一員使兼轄鳳陽淮安揚州三府地方職掌既歸一人庶得虛公籌咨通盤打算其形勢之上下堰壩之高低斷不致彼此互推以鄰為壑然後刻期責效核實程工則水患永除而治河之費可省災黎復業而歲入之供無遺冗官裁併而一切之廩食皆漸減矣此誠一勞永逸之舉而又有大裨於軍需者也

請修治河道疏康熙十六年　靳輔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實支一品俸又加五級臣靳輔謹　奏為河道潰壞

已極亟宜修治以拯昏墊之民生以保見在之土田事竊
臣本駑駘末來荷蒙　皇上殊恩授為安徽巡撫擢為
河道總督臣拜　命以來夙夜兢兢惟恐不足當茲重
任之後遍歷河干廣諮博訪備稽當日所以敝壞之緣由
力求今日所應補救之次第大抵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
局將河道運道為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
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緣
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其他決口則
以為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攸繫數省
之安危即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為修治之
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
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關之

處斷不容於歧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
故事漫為施工則堵東必西决堵南則北决徒費時日徒
糜金錢而終歸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黄
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小則流
緩而沙停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
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黄河之沙全
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也查今日
河患之所以日深者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
所衝之歸仁堤古溝翟家墻王家營二鋪口刑家口等各
處决口不即堵之所致也蓋歸仁一堤原以障睢水并永
國卬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浸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
二處入河助黄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堤衝潰之
後睢湖諸水悉由决口侵淮不復入黄刷沙以致黄水反

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並漲黃漲而王家營二舖口邢家口等處衝決矣淮漲而古溝翟家壩等處衝潰矣王家營二舖口刑家口等處衝潰之後黃河之水由決口肆溢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家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併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大水黃淮又復並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湖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致除古溝翟家壩等原衝九處

之外又將高良㵎板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黄水又乘高寶四潰衝決于家崗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板工衝開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寛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并歸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侵溢肆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黄河水面在清江浦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二三尺矣黄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

盡淤今洪澤湖底漸平陸矣況尤有堪慮者目今見在之河臣既已墊高若此而黃流裹沙之水則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處即使縱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大為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沉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尅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修治則必使無旋修旋圮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為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衆情形有必當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為主臣謹竭臣之愚備

採衆論而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分為八疏條列具　題
貼黄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速議允行
庶已海之田可耕見在之地可保運道可通額設可復其
於國計民瘼誠均有攸賴矣

請特舉恤刑之差疏康熙十六年　陸祚蕃

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陸祚蕃謹　奏為請特舉恤
刑之差以廣　皇仁以清寃獄事竊惟帝王之道莫大
於敬天敬天之實莫先於勤民刑獄者民命所尤關即天
心所降鑒感應之理至明且速誠使獄不濫而刑不寃遠
邇内外共寘於光天化日之中則嘉祥自至災沴自消唐
虞三代之隆不難致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軫念蒼生
哀矜庶獄每當讞決慎重再三雖禹湯之解網泣罪何以
加茲乃又因天氣亢旱　丕渙綸音　特遣大臣將

三法司已結重案詳加審理務使情法允協有枉必申仰
見　皇上好生之德同於天地審理方行甘霖立沛精
誠感格神速如此惟是直省之重案較之三法司不啻數
倍之多其犯罪情由不過自州縣而府而臬司疊審成招
申詳巡撫遂為不易之斷案撫臣亦不過批司批府一駁
再駁一審再審遂為已定之爰書其間平允固多保無以
事繁而或生疎忽情隱而不復推求者乎保無不肖有司
或因賄賂而出入任心或顧情面而輕重倒置乎雖有三
法司之核擬而招冊之口供未必皆各犯之實事亦安得
親鞫其情詞而為之開釋也一夫覆盆亦足上干天和下
推民氣皆　聖主所宜惻然動念者今　皇上奉若
天道子惠元元既　沛曠世之仁應亟特舉恤刑之遣
分行直省盡取已結之重案而一一詳察之不徒泥成案

之口供為斷據不得顧原問官之意見為依違親鞫各犯察其詞貌有無冤抑細細推敲果有可矜可疑即與察明開列事由具奏庶天下無冤民而恩膏遍於宇宙矣至於應差之員向用刑部司官臣請吏精其選必公廉明察才猷素著之人方能洞燭隱微昭宣聖德也抑臣更有請者遣官察審乃國家暫行不數見之恩故欲明刑乃法吏經常不可移之守令各省以次底定海內望治方殷正宜加意輯寧培養元氣伏乞天語申飭中外大小臣工凡有刑名之責者務皆奉法秉公仰體皇上省刑恤民之心為心則有枉必申情法允協此臣又願於矜恤之中存修省之意如此則民志和樂天用降休水旱無間盜賊不作億萬世荷太平無疆之福矣

請吏治以彰公道疏康熙十七年　魏象樞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　奏為吏治漸壞公道宜彰據事直陳以警將來事竊惟進退賞罰國家之大權是非可否天下之公論進一人賞一人而天下知勸退一人罰一人而天下知懲蓋有合乎天下之公是公非共可共否者也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洵不誣矣我　皇上用人致治以大公至正之道出之滿漢內外惟取賢良而督撫大臣受　皇上之恩自當仰體　聖心廉介者宜舉而不宜黜溺職者宜黜而不宜舉貪酷者宜揭參而不宜徇隱臣略指一二事所當嚴飭以警將來者為我　皇上陳之如原任河南嘉定縣知縣陸隴其者廉介之官也知縣任內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傳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乃未幾而該撫疏稱隴其守絕一塵

才非肆應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
督疏稱朧其據汪棣首告督叙審明謍殺無據請觧結案
獲盜過半原無諱飾與武官竟不報聞者逈别止以聞報
職名遲延部議革職例之所在旦不暇問但縣令中有此
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為羣僚作榜樣為百姓作慈母今之
有司惟守與德為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之以
長養百姓該撫再疏稱朧其妻係冰櫱不染一塵勵其素
守策效將来部覆不允終以例拘萬民怨恫為之罷市去
之日攀轅號哭執香遮道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父母乃
行李一介蕭然歸去矣又如原任江南鎮江府知府劉鼎
者溺職之官也知府任内全無才能參罰至五十餘案其
停陞及戴罪督催者三十餘案降俸四十餘級應追銀兩
無完者二萬三千兩有奇應追米麥無完者五千九百石

有奇此一官者溺職已極乃保陞蘇松糧道該督撫徙何
見其才能一旦盡銷參罰停陞之案而脫然陞去矣又如
原任絳州知州曹廷俞者貪酷之官也知州任內貪如虎
狼敲骨吸髓捐納員外因而酷以濟貪聽信衙蠹撥置將
富民之妻指稱私鹽名色鎖禁署前神廟嚇詐銀兩縱役
淫污氏不允從羞憤自縊闔州士民告伊貪縱惡蹟平陽
府知府李廷梅匿不揭報反令本府廳官親身赴州以講
和為名將廷俞擁護出境以致士民不敢具告見今公憤
冤詞竪碑於州此一官者貪惡至極竟不報巡撫糾參而
飄然颺去矣夫　朝廷所以鼓勵人才澄清吏治者惟
在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耳況當公道昭明之日乃將廉
官與貪官參處同例盡職與溺職保薦無分豈成　皇
上勵精圖治激濁揚清之盛心哉若不嚴加申飭則前者

不戒後者不警下官可以欺上官上官可以欺　皇上
上下相蒙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臣竊鰓鰓慮之也伏乞
嚴飭各督撫大破積習躬先率下表正則影直源清
則流潔薦舉必首廉介參劾必協輿情於以肅官方而勵
人心民命庶其有瘳乎

請定課試之條疏　康熙十七年　姚祖頊

兵科給事中臣姚祖頊謹　奏為　聖主圖治甚殷求
賢甚切敬陳課試之條以收得人之效事臣備員省垣出
入　掖廷仰見我　皇上勵精圖治宵旰靡遑復於
萬幾之暇留心經史篤志勤學真足度越百王垂法萬
世矣乃尤　聖不自聖下詔求賢令內外諸臣各舉品
行端方文詞卓越者以備　顧問著作之選甚盛舉也
諸臣仰體　皇上崇文德意各舉所知共一百八十六

員名凡草野潛修之士以及服官通籍之彥輻輳　輦下踴躍惟忻莫不願獻芻蕘期以摛操陳詞皷吹太平誠臣子不世之遭逢也惟是考課之法　聖意淵深非凡愚所能測但臣之愚忠惓惓過計者以天生人才原供一代之用而人之負才不一有所長即不能無所短優於此又或者絀於彼故漢詔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又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如公孫弘為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致賢館其有德任毘贊佐理陰陽者居之次曰翹材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之又次曰接士館其有一行之士一藝之長者居之俱未嘗拘一格以繩天下士也今我　皇上所重者學問淵通必曉暢治亂天人之理以有適於用者為上其詞藻瑰麗聲韻鏗鏘一切風雲月露之章乃其緒餘輕重不愈曉

然耶即如孔孟諸賢亦分四類信兼才之難矣伏乞
皇上睿𢦤并　勅閣部大臣酌定考課之條其有海貫
經史羽翼傳註優於理學者為一選其有留心時務考究
政治長於經濟者為一選其有才華與贍文詞高古工於
詩賦者為一選臨期命題出自　上裁各行所長不必
求全勿以幽僻與𢾺為博勿以雕蟲末技為能總期遴選
實學以副求賢至意非僅僅空言浮詞侈為文人墨士之
點綴已也抑臣更有進者歷代薦辟原無定額少者幾數
十人如宋熙寜三年諸路薦送者二十二人至則試舍人
院賜官有差多者至數百人如明初洪武十三年詔赴京
者八百六十餘人各授以官今一百八十六人之中到京
者一百四十有餘未到者亦甚少矣其中或有真病實情
安於隱逸者免舉之世自有巢許亦可聽其肥遯不必過

為強之也其已到者內有葛衣涼冠不耐嚴寒若必俟齊集既無定限徒煩咨催經年累月恐終難齊而且虛糜廩糜甚無謂也合無立沛恩綸定期考校不越理學經濟文章以覘其風抱則得人之盛偉之史冊流馨百代矣

請停止捐納知縣疏康熙十七年　陸祚蕃

掌浙江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陸祚蕃謹奏為縣令為親民之官捐納非致治之道謹請睿裁急行停止事竊惟知縣一官刑名錢穀實有專司撫字催科皆宜盡善我朝定鼎以來設官置吏首嚴茲選非科目官廕明經正途出身者不得濫授即有曾任佐貳著有能聲者亦必俟督撫保舉方得陞授正印蓋綦重矣邇因軍興旁午需餉浩繁暫開加納一途原屬權宜不得已之計但事例既行人皆奔走於功名不得鑿衡其流品或生長

富貴未識詩書或年力未强不嫻民社一旦膺百里之任不免措置乖方有傷治道更有慮者捐重貲以邀祿仕非必盡出於有餘既拮据於一時勢必取償於百姓縱使督撫不時舉劾其閒愛惜功名自勵廉節者未必之人然求什一於千百之中竊恐官方之日敝而民隱之日塞也臣伏見

皇上加意省躬克謹天戒慮朝廷德音不能下究軍民疾苦無由上聞特渙

綸音凡令有應行應革事宜關係政事得失者著在京三品以上堂官及言路諸臣各抒所見切實指陳大哉

王言殷憂圖治之盛心二帝三王以來實所僅見臣思今日之要務莫急於安民安民之要務莫先於察吏而吏之與民痌瘝相關利害迫切者斷自縣令始請自今以後將捐納知縣一例明示一期以今年幾月為止其或有志上進慕義急公者不妨自

佐貳起家俟歷任數年著有勞績督撫照例保舉即與陞授正印既不致輕於簡任使名器有冒濫之嫌亦不致以資格困人使才能有坐廢之嘆是銓法與吏治兩得其道矣若謂軍餉方殷未可遽議停止則年來廣開事例在內在外款項繁多即開此一二途亦必由他途而進是繼於此者未必不盈於彼況目下應選先用即用諸人勢如積薪銓除無日加納者亦已漸稀及今議停所謂無損於軍需有補於吏道者也

皇清奏議卷二十